

淡

茶

李刚田主编

书画家文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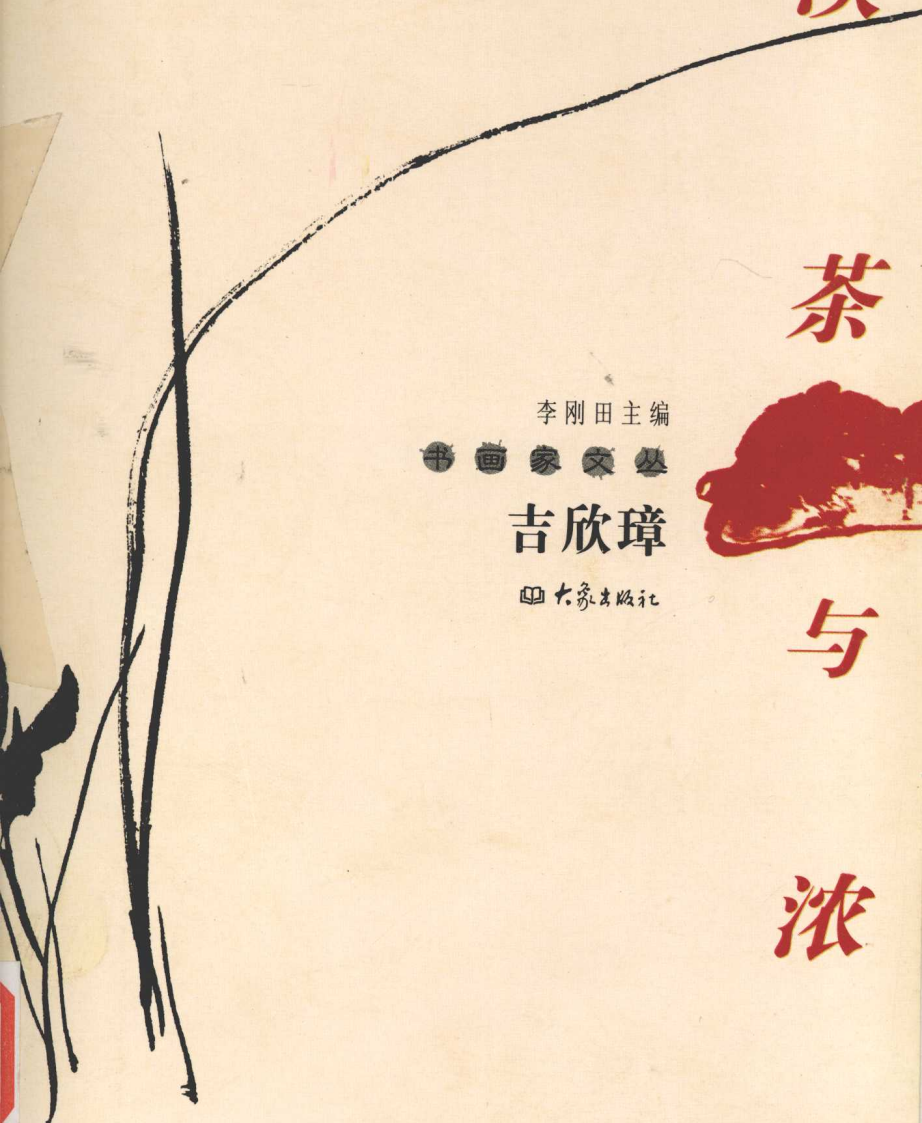
吉欣璋

大象出版社

与

浓

茶



自录

自序.....	(1)
◇“野合”与孔子	(3)
“野合”与孔子	(5)
序官与序齿	(7)
古圣皇陵旧案	(9)
捐监和捐官	(11)
清代司法点滴	(13)
民国初的警察	(15)
送礼分赃	(17)
名片琐谈	(19)
魏延事件疑点	(21)
主客位之说	(23)
主客位补说	(25)

淡茶与浓茶	(27)
谈简化字	(29)
扶乩	(31)
说“骗”	(33)
知人术和相术	(43)
刘墉其人	(45)
和 其人	(47)
和 财产的内涵	(49)
也说坤角	(51)
“八”与“发”	(54)
◇瞎想胡说	(57)
礼貌漫谈	(59)
旧道德的正负面	(61)
由“神蛇”闹剧谈起	(63)
谈“普通话”	(65)
向顾问进一言	(67)
奚落人的教训	(69)
追星族与京剧	(71)
范进故事的启示	(74)
说“贵族”的真资格	(76)
暴发户和贵族	(78)
关于贵族的随想	(80)
一文钱·糟团	(82)
明德·剥皮·贪官	(84)
立法与监督	(86)

无为与有为	(88)
我是否也该反省?	(90)
庆幸耶? 痛哭耶?	(92)
礼仪之邦质疑	(95)
道德的功利	(97)
神童的特征与发现	(99)
假文凭漫议	(101)
戏说·胡说·苛细	(103)
寓言与讲史文学	(105)
朝廷的苦衷	(108)
命运预测何以热	(110)
“孤老”与闹笑话	(112)
说仿古建筑	(114)
权钱之外的途径	(116)
文人析	(118)
“大事不糊涂”小议	(120)
关于母权社会的瞎想	(122)
关于黑、白山羊的遐想	(126)
看专家门诊之随想	(129)
◇ 闲情磕牙	(131)
读《林散之序跋文集》	(133)
读《庚寅赴都日记》	(135)
一诗两解	(139)
三诗雷同	(141)
异域汉诗	(143)

《大红灯笼高高挂》的细节	(145)
三眼两眼说《孔子》	(148)
《东周列国》琐议	(150)
外行看抽象画	(154)
◇夜雨华山道	(159)
拂我而去的几片樱花	(161)
东行一瞥	(169)
不知她会不会骂我	(180)
香川町的温泉浴	(183)
普通寺的西瓜	(186)
说剑	(188)
练武	(191)
一串往事	(194)
审美	(196)
一万元	(199)
穿越布拖	(201)
衣润费炉烟	(203)
夜雨华山道	(205)
大同路的古旧书店	(207)
理智的雄辩	(209)
结局	(215)
小补钉的丧事	(218)

自序

若夫木窃土囊，簾坝并作；草虫水黽，琴瑟齐张。未协伶伦，宁羞师旷。嗟余早年废读，老境不文。未获师传，竟瞶瞶而举烛；鲜知彝则，徒浑沌而下帷。盛世亲民，散材优暇。居近市井，情同山林。习禅静而坐枯，恣豫游而囊涩。恒面墙之絮絮，孰膏笔之橐橐。于是挟斗筲，收丛脞；陈订飧，用机心。援野乘之谈资，易充枵腹；昧典章之故事，莫渡迷津。棘端安可为猴，虎乙至于类犬。事多盘错，检旧什而汗颜；学乏渊源，求雅言而束手。宜藏篋底，敢付梓行。然而感物起兴，贤愚殊趣；揆心持论，明暗异途。固茅塞之在衷，亦爪泥之见迹。蜩飞控地，应贻庄子之嘲；蛙怒当衢，岂梦越君之轼。噫嘻，东溟广纳，大象博容，瓦缶三挝，铅刀一割，余之幸也。2000年元月吉欣璋识于情斋。



“野合”与孔子

孔子乃野合而生，实是有玷圣人，本着为君讳、为父母讳、为圣人讳的原则，当然要极力辩解。清代平步青的《霞外摭屑》说：“望溪侍郎……著礼记四十八卷……孔子少孤条云：‘（司马）迁宫刑，为百世之诟，乃于自古圣贤，皆传诬妄语以污之。至圣身无可疵，而重诬其父母。’”由此也可见“野合”一词在他们心目中的本来含义。



“野合”与“孔子”

《史记·孔子世家》载：“(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就构词法而言，野合与山行、陆战、阵亡一类，前一字表处所，后一字表行为。《左传·定十年》的“嘉乐不野合”，即不在郊野合奏。此处的野合，当指郊野的媾合，也可引申为非婚的媾合。

而唐代司马贞的《索隐》说，这是因为叔梁纥老而颜氏少，“非当壮室初笄之礼，故云野合，谓不合礼仪”。很明显，老夫少妻的现象在孔、孟时代绝不会少，孔、孟最讲礼法，却不曾抨击过。《易·大过》甚至说，“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因为少女可以济老夫之衰。清代桂馥的《札朴》说，这是“言未得成礼于女氏庙也”。古代男子迎亲时，须先到女方宗庙祭拜，“文革”前的农村还是如此，拜罢女方祖宗才能接走新娘。未拜女氏宗庙便是不曾迎娶，则女方身分可知。春秋时代的封建主对于农奴拥有种种特权，《诗·七月》：“春日迟迟，采芣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便是封建主可以随时占有农奴妇女的证明。

那么这野合，大概便是见而悦之，悦而立即占有之了。

孔子乃野合而生，实是有玷圣人，本着为君讳、为父母讳、为圣人讳的原则，当然要极力辩解。清代平步青的《霞外捃屑》说：“望溪侍郎在请室，著礼记四十八卷……孔子少孤条云：‘（司马）迁宫刑，为百世之诟，乃于自古圣贤，皆传诬妄语以污之。至圣身无可疵，而重诬其父母。’”由此也可见“野合”一词在他们心目中的本来含义。其实，这不正是孔子平民性的缘起吗！

序官与序齿

官是官职，齿是年龄，序是排列先后。序官，即按官职尊卑排列；序齿，即按年龄长幼排列。

《天咫偶闻》记有一则《春曹仪式》，是清代礼部官员的公约，有以下数项值得注意：一、朝参……照官分三行立……出长安门外序齿。二、衙门序官，火房序齿，出外亦序齿。三、谒文庙及一应公谒，俱序齿。四、终岁，同旧僚公会……坐次序官，其余同僚公会序齿。

朝见皇帝，是公事，当然要序官，但一出长安门便改为序齿，让年长的走在前面，年幼的走在后面。办公时要序官，下级请示上级，受上级支配，吃饭时则要序齿，让年长者上坐。结伙外出、同僚宴会、参拜文庙及一切非公事活动，年长者均受优待。

古代有“乡饮酒礼”，纯然序齿。《礼记·乡饮酒义》说：“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听政役，所以明尊长也。”其形式是敬老，骨子里却是歆动，使年齿渐长而位卑者也能看到美好的前景，有加

强团结的作用。

人有贤愚,位有高低,可说是人间最难取平的。只有年龄与日俱增,终归于老,大家皆然,可谓绝对公平。序齿的作用,便是以绝对公平调节不易取平造成的心理失衡。年幼而处卑位,尚可以来日方长自解。年长而处卑位,心头难免郁郁,这是人之常情。若使年长而位卑者有时尾随,有时高坐,有时是唯唯诺诺的下属,有时又是高谈阔论的长者,心理失衡自能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这不正是礼的目的吗!

古圣皇陵旧案

女娲是男是女，尧葬在何处，硬要把传说中的人物说出个究竟，未免泥古不化，迂腐得可以。须知帝王们搬老人家出来，煞有介事地祭祀，无非标榜自己是正统。但也有人十分认真，清代就有两位。

女娲陵在山西赵城，是经朱元璋增补的古圣皇陵，陵殿中塑什么像，可能根本未管。乾隆十六年，金德瑛奉命祭陵，回来报告说，女娲陵殿中塑的是女像，村妇们把她当作了送子娘娘，这是对古圣皇的亵渎，请求毁像改立神位。部议通过，乾隆照准。

尧陵曾由朱元璋定在山东东平，乾隆元年间山东巡抚岳溶依据《吕氏春秋》奏请，改定为山东、河南交界的濮州谷林。乾隆四十一年，大理寺卿尹嘉铨奏说尧陵该在山西平阳，部议驳回。而钱载在四十五年再度提出该在平阳，经大学士、九卿会议驳回。钱载仍嘤嘤不休，惹得乾隆传旨申斥。

乾隆的头脑相当清醒：女娲是男是女说不清，立个神位，无

须男女字样,最为方便;尧陵业经改定,一改再改,太不郑重。

据《两般秋雨庵随笔》引《茶余客话》记载,女娲陵的女像数年后依然如故。原也有改的打算,但若改为男像,村妇们便不再烧香送钱了,乃至地方官都受损失。看来乾隆也是事过便罢,以至地方上连改为什么都不知道了。

捐监和捐官

京城有国子监，地方有府、州、县学，封建时代的学校体系，到明代已经完备。想凭读书做官者，必须先考取本地学校的生员（俗称秀才），然后才能参加举人考试，举人才能考进士。考不上举人的，只有等待选入国子监，肄业期满，成绩合格，就能做官了。

明景泰元年，边疆打仗，开生员纳马纳粟入监之例，是出售监生学籍之始。清代更是大开捐例，连生员也不是的就称俊秀，也可以先捐监而后捐官。明代捐监者动以万计，清代捐监者更多。乾隆三十九年，甘肃开捐仅六个月，捐监者居然有一万九千零十七人之多。如此庞大的人群，国子监当然无法容纳，明代即许其回籍肄业，清代捐了监生要继续捐官者本无需肄业，国子监的考核制度成为虚文。清代道光以前，未捐官的监生必须参加职务考试，“各省监生，或惮道远，或因文理不通，多请代顶冒者”。雍正五年，应参加考试者一千一百人，雇人顶替或逃避者

达九百余人。

明代姚夔便指出，捐监例开，“使天下以货为贤，士风日陋。”所以清代在大开捐例的同时，也在努力保持一个正途班子。未卖过进士，举人仅道光年间变相卖过三人，生员仅康熙年间卖过四科。以俊秀捐监者，即使肄业期满，成绩合格，仍不算正途。在使用上，进士、举人、正途监生、捐班官员，各有区别，也算略有补救。